愈來愈昂貴的世界盃

源於奧運 李漢源

墨西哥城阿茲特克球場見證2026年美加墨世界盃正式開幕。東道主墨西哥以2比0擊敗南非，順利取得開門紅，亦表示墨西哥於小組率先取得3分的成績，距離出線又近一步。

墨西哥城這座海拔超過2,000公尺的經典球場，成為世界盃歷史上首座第三次舉辦開幕禮的球場。它曾經歷巴西球王比利奪冠的輝煌時刻，亦曾見證馬勒當拿「上帝之手」的經典一幕，不知今屆世界盃又會有幾多經典場面在這個球場內發生，真令所有球迷期待！

今屆世界盃首次由三國聯合主辦，FIFA大幅擴大地理範圍，涵蓋16個城市、39天賽期、104場比賽，旨在提升世界盃的商業價值。1994年世界盃首次落戶美國，便引入洛杉磯奧運的商業模式，強化企業贊助、媒體版權、商品銷售及門票收益，使世界盃走向高度商業化。30多年後，美國體育產業更加成熟，今屆預計總收入將達89億美元，較2022年卡塔爾世界盃增長54%。

然而，高收入背後自然無可避免高票價：今屆最高票價高達10,990美元，遠高於上屆卡塔爾決賽的1,607美元差不多7倍，而其他同等座位漲幅亦達5.8倍，加幅之大叫球迷驚訝。FIFA更推出官方二手轉讓平台，向買賣雙方各收取15%手續費，引發球迷質疑價格是否被「操控」，FIFA從中獲取巨大利潤。雖然從門票價格看起來FIFA好像在「謀取暴利」，但其實若將整個世界盃視為商業項目，其總成本估計高達140億美元。FIFA主要承擔約30億美元的賽事組織費用，其餘基建、保安、交通等開支均由各主辦城市自行負擔，這亦導致另一個問題，就是當地酒店、交通、餐飲等價格全面上漲，甚至連以往免費的球迷聚集廣場大電視區，今屆也要收取12.5美元入場費。

換句話說，FIFA擴軍至48隊、104場比賽，無疑提升了賽事規模與收入，但也大幅推高成本與票價，而天價的成本，最終亦轉嫁至球迷身上。

世界盃的價值雖然與日俱增，但在愈來愈昂貴的門票和消費面前，這項原本屬於全球球迷的盛事，似乎正逐漸令普通人覺得遙不可及，筆者那個年少時於遠處山上眺望球場觀賞足球的日子，不知是否會因為票價愈來愈難觸及而重臨呢？

報壇話當年

方寸不亂 方芳

95歲張雲楓老社長，與一眾資深傳媒人分享舊事，走進時光隧道，探看大半個世紀前香港新聞界現象。

由初哥到社長，一步一腳印，上世紀五十年代的記者初哥還未熟習攝影，走上舞台拍照，台下觀眾竊笑指點，經提醒才知道，照相機的鏡頭蓋還沒有打開，出了洋相（那時使用的照相機是雙鏡，觀景與曝光不同，沒打開鏡頭蓋，也可觀景）。經過一年多澳門日報的鍛煉，轉到香港文匯報當記者。

上世紀五六十年代的社會資源貧乏，報界通訊設備很簡陋，記者文字和攝影一腳踢，照相機和閃光燈是分開的，閃光燈用燈泡一次用一個，現場採訪後回報社趕稿及沖曬照片；遇上突發新聞，沒採訪車，靠公共交通和兩條腿，第一時間趕到事主家中搶新聞。

行家勇字當頭，當事主開了門縫，還未搞清楚來者何人，他們一腳就踏了進去頂住大門，粗聲粗氣自我介紹：「我們是×區來的……」沒說是「警察」，也沒說是「記者」，事主也不敢多問，乖乖報出事發經過；還趁事主不為意，借故打爛戶主牆上的相架，一口氣把照片都取走，做了權威性獨家照片。

那些年香港社會情況比較複雜，有冒牌記者到黃色架步取着數，「一機三掛」現象時有所見，一人掛相機、一人掛機盒、一人掛閃光燈，於是三封利是袋袋平安。

老社長談大半個世紀前的「不文明」採訪手段，也是無可奈何；但有些新聞也是要靠「文明」的，有人脈關係水到渠成。好像1959年至1961年綁架富商黃錫彬、黃應求父子的「三狼案」，當時全港報界搶新聞如打仗，年輕的張記者抱着「以勤補拙」和「邊學邊做」的信條進入戰場，多跑多打探，竟然讓他認識到黃家的內親，死纏爛打下，摸清了不少綁架細節、辨認犯人的過程，寫了好幾篇特稿和專訊，刺激報紙銷路，當年孟秋江社長還作了公開表揚。

六十年代香港水荒，東江之水越山來，老社長先後三次到供水工程包括石馬河等八個工地採訪，人才薈萃的工地，年輕的工程師、技術員、民工，都在他的系列報道裏活靈活現；他同時又參與《東江之水越山來》紀錄片製作，他和大公報記者王津兩人，以採訪經歷為電影撰寫解說詞，又成為電影一分子。

近一個世紀高齡的老社長，在日寇侵華期間，經歷過兩次走難的艱辛，在苦難中磨練意志，參與新中國建設，五十年代在港澳新聞界工作，半個世紀的傳媒生涯，從記者、編輯再到社長，從前線到策劃，再到運籌帷幄的領導者，走過風風雨雨，為上世紀香港新聞歷史留下了寶貴一頁。

追夢人

七嘴八舌 小臻

世界盃剛開鑼，令筆者記起去年曾觀看的摩登粵劇《頂頭鎚》，講的是中國足球壇的一位傳奇人物李惠堂，如何為中國代表隊參加1936年柏林奧運足球賽而奔走的故事。去年由進念．二十面體重新演繹，是結合粵劇、粵語長片，還帶點音樂劇元素的Fusion劇。

據說二十世紀三十年代上海流傳一句：「看戲要看梅蘭芳，看球要看李惠堂。」傳說李惠堂很厲害，曾經「射穿網」及「省」暈對手。事實上，李惠堂帶領中國參加1936年柏林奧運足球賽，於第六、第七、第九及第十屆的遠東運動會都是冠軍隊成員。

1950年代，李惠堂退休轉任教練，繼續於香港和台灣兩地從事推廣足球活動。戰後定居於香港的李惠堂，客居台灣並帶動當地足球風氣。1954年與1958年兩屆亞洲運動會中，他亦以教練身份率領代表隊於決賽擊敗韓國，連奪兩屆足球金牌。上世紀七十年代他晚年還協助創建了木蘭女子足球隊。如此傳奇的香港人故事許多中年和年輕人都不知道，是看了該劇才知道有位香港「被遺忘」的足球界傳奇人物。

這次粵劇演員實驗性演出《頂頭鎚》是否很成功不敢下判斷，然而作為入場觀眾就深深感受到無論哪個年代都有一些不畏艱難的追夢人，值得敬重。同時，發現飾演協助籌集參賽經費的富家子弟足球隊員，演員羅妍反串男生的造型和演出完全是入型入格，留下深刻印象。相隔一段時間了，早前在一個戲曲活動上遇到她，她除了參加活動也即場和前輩合唱娛賓。時尚氣質之中又不失粵劇界尊師重道的傳統作風，直覺認為這女文武生有前途，趁空檔期間聊了一會兒，發現她確有內涵、有修養。

羅妍師承國家一級演員關青，專工生角，畢業於廣東粵劇學校、香港演藝學院，藝齡13年。在廣東劇校打下扎實的「四功五法」基礎，來港後深造板腔結構，曾獲中國青少年藝術節金獎及第四屆全球微粵曲大賽冠軍。原來反串小生並非她最初的選擇，學的行當是花旦，卻因她性格活潑好動，以及景仰前輩任劍輝，改為學做女文武生，女文武生在香港有發展空間。如今她活躍於大灣區，不僅在傳統粵曲與經典戲寶上表現亮眼，還勇於跨界參演前衛實驗劇場，認為跨界演出有助演員的思考與啟悟 。

她演話劇又做粵劇，打算雙線發展，參加話劇因有更多不同渠道令不同的人多認識粵劇。她說：「表演藝術都有共通點，話劇和粵劇兩個藝術的碰撞交流，能吸引多些年輕觀眾來觀看演出，支持我們也等同於支持粵劇。」

羅妍亦是個在追夢的人。講到她最終的目標是否擔大旗組劇團，她說不急於這些，目前自己多演出機會，很忙，反而希望粵劇藝術有更多知音捧場，藝術想要長久發展一定要有觀眾支持，能做到有人願意買飛入場就成功了。

●羅妍（右一）乖巧獲龍貫天等前輩愛惜。 作者供圖

婚禮上的父親

百家廊 劉士帥

那不過是一盆極普通的吊蘭，長在一隻更普通的灰色瓦盆裏。

吊蘭的葉片清瘦頎長，自葉片中間甩出幾條長長的梗，梗上綴着三五朵細碎窄小的花。花是白色的，中間有淡黃色的花蕊……那種很容易被忽視的美麗，她一直用心記着。因為，記憶的那一頭，連着和吊蘭一樣清瘦頎長的父親。

父親是個病人，她從剛懂事時就知道。小小年紀，她便學會了給父親端水遞藥。父親的身體軟綿綿的，氣力虛弱。父親的臉是蒼白的，血色全無。有陽光的時候，母親會把父親攙扶着送到院子裏，安放在躺椅上。暖暖的陽光讓父親慢慢變得放鬆，父親微閉的雙眼偶爾會睜開，看着她在旁邊玩耍。

那樣的日子持續了好幾年，父親吃了很多藥，有時還要去醫院輸血。她上小學二年級那年，父親總算好起來了，不僅可以自己下床，可以慢慢拄着枴杖走路，甚至在母親做飯時，還可以幫母親燒火……看到父親漸漸好起來，母親很高興，她比母親更高興。

每天放學，父親都在家門口迎接她。父親陪她一起讀課文、背古詩，幫她檢查作業。那時她才知道，父親是個知識淵博的人，如果不是病魔纏身，她猜，父親肯定會有一番作為的。在父親的陪伴下，她在班裏成績名列前茅，她把獎狀帶回家，貼了半面牆。那時的父親，已經可以慢慢騎自行車了。有一次，去鎮上趕集，父親帶回一株很普通的綠植。父親說，那是吊蘭，好養活。別看只是小小的一株，以後能慢慢長成一大盆，甚至幾大盆。父親把吊蘭種在花盆裏，囑咐她每日澆水。在她的精心呵護下，那株吊蘭很快轉危為安，抽出了嫩綠的新葉，及至後來甩出長長的梗，又開出了細碎窄小的白花。

吊蘭活了下來，長成了茂盛的一盆，父親的身體卻又不行了。父親重新躺回了床上，臉色越來越蒼白。好在吊蘭就在窗台，父親抬眼便能看到。她從不忘給吊蘭澆水，每天放學都在父親的床邊寫作業，讀課文、背古詩。父親沒有力氣，時常閉着眼睛，只有她出錯了，父親才會微微睜開雙眼，小聲提醒一句。那時，她並不知道，父親的生命正在走向枯萎。她以為休息一段時間，父親還可以在家門口等她，陪她寫作業、讀課文、背古詩。

父親的生命永遠留在了42歲。父親走的那一年，她12歲。在父親的葬禮上，她哭，哭出了她能哭出的所有淚水。父親走後，望着那盆鬱鬱葱葱的吊蘭和吊蘭梗上零星的白花，恍惚間，她覺得那些白花真像她身上曾穿過的那身素縞啊！

沒有父親的日子，她和母親相依為命。每天放了學，她學會了幫母親做飯，做好飯，獨自去父親生前住過的屋子裏寫作業，累了就看向窗台，看窗台上那盆吊蘭。她大聲朗讀課文、大聲背誦古詩，像父親在世時一樣，吊蘭不語，她覺得吊蘭聽懂了一切。她漸漸長大，吊蘭被她分栽成許多盆，有大盆的、有小盆的。考上重點高中那年，她特意帶了一小盆吊蘭，放在宿舍裏。遇到困難，遇到不開心時，她都會去跟吊蘭說，她不在意吊蘭的沉默，把想說的話說出來，她的心就安了。父親離去的日子裏，她像父親在世時一樣努力。上大學，考研，在不同的城市，她的身邊永遠有一盆吊蘭，一盆再普通不過的吊蘭，葉片清瘦頎長，梗上開着細碎的小白花。

28歲那年，她談了一場戀愛。那場戀愛順利得超乎想像。婚期訂在5月，春暖花開的季節。在未來的婚房裏，她特意從老家帶去了一盆吊蘭。夜色襲來，城市夜晚的燈光斑駁了吊蘭挺括的葉子。那天，她跟男友講了那個關於吊蘭的故事。故事講完了，她沉默了，男友也沉默了，靜靜站在那盆吊蘭跟前，很久沒說話。

她的婚禮，注定不會有父親牽起她的手，把她交給那個要共度餘生的人。婚禮那天，她孤零零地站在候場區，等待那扇大門開啟。那一刻，她的腦海全是父親，清瘦頎長的父親。音樂聲響起，那個即將成為她丈夫的男人，捧着一束花，在音樂聲中向她緩緩走來。新郎單膝跪地，把手捧花遞到她手上，朝她眨了一下眼睛。順着他的目光，她驚喜地發現，那束小小的手捧花裏，點綴着幾片清瘦頎長的葉子，那般醒目、那般熟悉。

他牽起了她的手，帶她走向婚姻的殿堂。在淚光中，她終於可以欣慰地對天堂裏的父親說：「爸，你放心吧……」

AI的曾祖父——圖靈

翠袖乾坤 連盈慧

日前百合在我家，接聽完電話後開心對我說，她朋友終於為她找到圖靈的歌了，問她圖靈也唱過歌嗎？我只知道圖靈是長跑運動員，曾得過越野賽跑銀牌獎，從未知道他唱過歌。百合說不是圖靈自己唱的歌，是朋友認識的一位電腦同事卞先生為圖靈作詞的歌。

前幾天電腦行業的朋友告訴她6月可說是圖靈月，今年6月23日是他114歲冥壽，她朋友就聽過有人為紀念圖靈而寫的歌，為這歌作譜唱錄出來的還是專業女歌手，聲線好而富感情，唱來認真，並非即興，對圖靈滿有敬意。

曲詞中有句「沒有他，打不了機，哪來FB……」百合說如今跨越FB，圖靈這電腦之父已是AI的曾祖父了，沒有他電腦理論衍生出來的科技，整個世界怎有那麼光亮，說朋友為她找到這歌，真是她最好的生日禮物。百合原來出生在6月。

圖靈可說是千古最偉大的悲劇天才，有些天才只不過留下精神，留下概念，很少造福於現實生活的實物，但是有了電腦之後，單是手機，間接已是圖靈億萬人寵愛的寶貝玄孫子，其他分支出去各有所長的高科技就更加說不盡。

一個有科學、數學、邏輯學家，以及密碼分析學家和理論生物學家眾多名銜的大天才，二戰時負責德國海軍密碼分析期間，設計出加速破解德國密碼的技術，從而挽救了無千無萬人的生命。對世界有那麼偉大貢獻的圖靈，應該是他出生那個國家的國寶，但這國家就是一點都不知感恩，居然因為他不為人知且於人無害的私人感情的事，在當時的政治氣候環境壓迫之下，無端對他施以殘忍的閹割酷刑，真難理解連當時自由民主人權口號叫得最響的國家，也沒有人為這樣的酷刑而呼冤示威。雖然幾十年後今天，痛定思痛，終於解除他的罪名（何罪之有？），卻不反省罪在自己而表示悔意和歉意，遲來的偽人道依然令人齒冷。

●可敬的六月英靈。 作者供圖

端午龍舟競渡掠影

欣有靈犀 王欣

端午將近，香港街頭的節日氛圍一日濃過一日。龍舟競渡的海報已頻頻在地鐵站內呈現，商店櫥窗裏擺出各式糭子，空氣裏彷彿都氤氳着糭葉的清香。這座中西交融的城市，正以最熱烈的姿態迎接端午節。

每逢端午，香港多地舉行龍舟競渡。6月19日，尖沙咀海濱、沙田城門河、大埔海濱公園等地將接連舉行精彩賽事。香港旅遊發展局主辦的國際龍舟邀請賽更將迎來50周年金禧，來自16個國家和地區超過220支隊伍將齊聚維港。然而，單憑想像終歸不如親臨現場。我與同事前往赤柱，探訪了一支備戰「赤柱國際龍舟錦標賽」的隊伍。

赤柱的海岸線並不長，沙灘不過數百米，向遠處望去，海域卻逐漸開闊，碧藍的水面一側被翠綠的山巒環抱。6月19日端午當天，選手們便在這山海之間、浪花之上，百舟競渡。

我們所拍攝的隊伍參加的是標準龍舟賽。標準龍舟由20位划手、一位鼓手和一位舵手組成，比賽不限性別，男女選手同台競技。在隊長帶領下，選手們迅速熱身登舟。鼓手坐於船頭，以鏗鏘鼓點掌控節奏。起初，水花飛濺，隊員衣衫盡濕，有人還皺眉躲避。但在教練高聲鼓勵下，幾十條船槳漸次整齊劃一，激起的浪花像綻開一路白帆。那一刻，無人再顧忌身上濕透。槳聲、鼓聲、吶喊聲交織，在海上迴蕩。這正是香港凝聚力的生動體現——不分你我，只管向前。

龍舟之外，端午自然少不了糭子。不同於北方糭多以甜棗、豆沙為餡；南方糭多以鹹蛋黃、五花肉與糯米綿密交融。香港的糭子融合粵式風味，除去鹹肉糭、紅豆糭之外，還有金黃剔透的鹼水糭。

從赤柱訓練場到維港兩岸數十條龍舟齊發，從家家戶戶飄出的糭香到街巷間掛起的艾草，我在這一次次的行走中深深感到：香港對傳統節日的熱愛與傳承，從不流於表面，而是刻入了街巷與人心。

數番尋訪，雖未刻意求奇景，卻在這槳聲裏、鼓點中、糭香間，真切觸摸到了傳統民俗的溫度與脈搏。這就是香港的端午——熱烈不失溫情，傳統卻日日常新。

舌尖上的繼母

琴台客聚 伍呆呆

我旅行除了看風景，就是品味各地的美食，但極少吃到能令我的味蕾生出驚艷的。

前不久萬里自駕，北上南下，往返途中兩次經過河南。北上的時候恰逢春日，我特意去洛陽看牡丹，也如願吃到了我惦念許久的洋槐花。身處滿是槐香的風裏，吃着雞蛋炒槐花、蒜汁拌槐花，口感地道，氛圍恰好，卻覺得終究差了一點什麼。

南下返程依舊經過河南，我隨意在路邊一家小飯館停下，點了一盤五花肉炒辣椒。我平常食量不大，那天卻就着米飯，一個人慢慢吃完了整盤菜。只因那一盤普通的家常小炒，讓我吃出了久違又熟悉的味道。

當天我給父親打了很久的電話，問他的菜園今夏有沒有種辣椒，問他養的小雞長勢如何。途中信號不穩，父親聽力也不大好，我們常常聽不清彼此的話語，但因為許久沒有通過話，就那樣斷斷續續地抬高音量，有一搭沒一搭地閒聊，雖聽不真切，心裏卻是踏實的，歡喜的。我記掛的辣椒與小雞，是因為在路上偶遇的味道，是繼母從前做給我吃過的味道。

繼母是在我的生母離開許多年後才來到我們家裏的。她沒有讀過書，不善言辭，性子樸素敦厚，待我和弟弟一直視若己出。退休後定居鄉下的父親一直被她悉心照料，她將家裏大小瑣事打理得妥當周全，從不讓在遠處的我們有半點操心。

我自小挑食，向來不愛吃肉，第一次吃到繼母做的辣椒炒雞仔就喜歡上了。辣椒是她自己在菜園種的皺皮小辣椒，市面上很難見到，幾乎沒有辣味，只帶着純粹的椒香。不足兩斤的嫩雞仔，被她細細剁成小丁爆炒，鮮香入味，我一個人總能吃下大半盤。每逢夏日到鄉下去探望父母，繼母都會一隻又一隻地殺雞仔，炒辣椒給我吃。我走南闖北，東遊西逛，一次也未吃到過她種的那種辣椒，也從來復刻不出她炒雞仔的味道。

除了辣椒炒雞仔，我最愛吃繼母醃的兒菜（抱子芥）。繼母醃的兒菜脆爽清香，不像旁人做的重口發鹹。兒菜亦是她親手栽種，每年收成後她都會醃許多讓我帶回家慢慢吃。我不喜肉食，常憑一碟兒菜下飯小酌，格外舒心。知我愛吃生瓜子，尤其偏愛生南瓜子，繼母年年都會種上幾畦南瓜，南瓜吃完，她總會細心挑出瓜子曬乾，攢起來，攢多了便寄給我。後來繼母確診食道癌，不久後永遠離開了我們。

繼母走後，父親依舊守着他的菜園，種辣椒、種兒菜、種南瓜、養雞仔。只是男人心性粗疏，父親不會醃兒菜，做辣椒炒雞仔也沒有繼母的味道，更未認認真真為我曬乾過一點南瓜子。那些吃食都成了我心底獨屬於繼母的記憶，每一盤菜、每一顆瓜子，都是她不善言說，卻對我踏踏實實的疼愛。

這些年我又走過很多地方，吃過很多美食，唯獨這次旅途中不經意嘗到的熟悉滋味，喚醒了舊日時光裏的溫暖記憶……讓人念念不忘的，從不是食物本身的味道，而是做吃食的那個人，是那份深深烙印在心底的，最珍貴的愛與懷念。